



等待那片月光

每年的中秋之夜,我都在等待那轮圆月。

只有圆月的夜晚,我才好走到室外,走向旷野,去追寻那片属于自己的月光。

怕是触发伤感情绪,一连几个中秋,圆月似一位着涩的少女,总是躲在黑色的天幕之后,任乌云从眼前闪过。眨眼,筛过的月光从云层缝隙投射出一丝光亮,仍看不清眼前的一切,只能坐着、等着。

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当我站在故乡的原野,看到那里正盛开着满天繁星,灿烂的光芒照亮了那片天空,耀如白昼。我知道,那是城市之光,不同于乡村的异域之光,我曾料想,那充满诱惑的奇妙世界,我能走到那里去吗?于是,一个青春年少的梦幻开始发芽,在兄长的引领下来到城里寻找前程,寻求父辈的希冀。在行政的路上,唯恐四顾不及,我只得在人与人之间隐秘关系中沉浮,在名利争斗的夹缝中生存,在挖空心思的公文中消神,连同人生中最宝贵时光在一瞬间挥洒殆尽。背上的行囊还是离家时的

家什,翻检岁月的古董,发现那些东西已沾满了灰尘,原来那些最纯真最朴实的珍藏已经丢失,不复存在。双手空空,重新回到离家时的启程,已过中年的心只装满了世态的冷暖炎凉。

一条洒满月光的小路,正舒展着长长身躯,穿过原野,伸向故乡。月光照满了清澈的河面,散发着点点星光,凉风吹拂,使我酒热的神经开始清醒,撩拨起最深沉、最广阔的乡愁。此时,圆月当头,浓浓月色紧紧包裹着我,进入了一个仙人合一的幻觉世界。我看到故乡的小屋,正午的鸡鸣声,还有烟囱里飘着炊烟,弥漫着温热的饭香。接连不断的犬吠,知是客人来到,于是,餐桌端上了绿绿的菜肴,还有那醇香的米酒。浪拍河堤,声声在耳。双桨咿呀,渡口横泊着古朴的生活。乡村的月夜也是异常的宁静,左邻右舍如井字连接着,构成了邻里间圆月般和谐的情谊。每每此时,东家一罐汤,西家一锅肉,趁着月色正浓,盛上一大碗,端到邻居家,

互传乡情。一家来客,整个村子便喜闻肉香,酒量大一点的,还可以成为坐上宾和客人共醉。

我面对故乡的方向凝望着,那不时闪动着的星光该是我生命的星宿吧?我来到门前,月光笼罩下的小屋已紧锁着门扉,不见月亮下的投影。父母勤劳一生,善良为本,辛劳耕作,普惠后生,最后累倒在堂屋,被人抬起融入泥土,头枕着风雨,在无边的旷野,孤零零地守着日月星光。现在,我已洗净宦海的羁绊,用颤抖的心打开故乡的门锁,拥抱那轮满月,离父母近些,好让父母听到我走近的脚步声和亲情的呼唤。

暂且吟唱一下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吧,“明月几时有? 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,又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,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……”

等待那片月光,好让我看清故乡的小路,看清故乡的方向。月随人移,踏着月色,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(作者单位:崇阳县农办)

观雨

周日来到乡下,我坐在农家小院的大门口,看着外面的小雨,断断续续地下着,心里的思绪便翻腾着。

对于雨,各人的感觉是不同的。因人而异,因心情而异。人心情不好的时候,这雨便让人的心情更加潮湿,难以振作起来。而心情好的时候,只觉得这雨后的空气格外的清新,让人感觉神清气爽。而对于劳作的人,所想到的是与劳作有关的事情。农民想到是雨的滋润,想到粮食的丰收,想到劳动的方便。民工看到的是,雨淹没了它的时间,流去了他的收入。

小时候我是盼下雨的,下雨的时候,我可以停下手中的活计,静静地坐在家里的大门口,看外面的雨淅淅沥沥地下,心情也格外的愉悦。就想着,下一天,我就可以休息一天,下一个月就可以轻闲一月。我当然不会去想,如果真的下一个月会有怎样严重的后果。

直到现在,我还是喜欢下雨的天。下雨的时候,心情格外清新。我特别喜欢坐在窗前看雨,看雨打在水面上或者路面上激出的朵朵雨花,看雨落下后慢慢地汇成水流,一股股的小水流又汇成大水流,欢快地向前流动,把路面的垃圾杂物冲得干干净净。也喜欢听雨落在树叶上发出的淅淅沥沥地低吟,听雨打在瓦屋上发出的炒豆子般的高唱。即便是半夜,如果是下起雨来,我会起床站在窗口,静静地聆听雨的心声,尽情观赏雨的舞姿,这是一曲歌与舞的曼妙演绎,让人陶醉其中……

雨是有感情的,带来不同的雨便传给你不同的感受。

夏雨就像一个性格暴躁的汉子,它要么不下,要么不停。它总是夹杂着雷鸣,高举着闪电,咆哮着从天而降,仿佛要吞噬整个世界。当它来到地面汇集成洪流的时候,势不可挡,山垮

了,堤溃了,房倒了,庄稼淹了,村庄没了,让人感到无限的恐怖。

而秋雨则是夹杂着秋风,冷冰冰的雨点,凉飕飕的风,让人透心的寒。雨点打在落叶上发出阵阵的哀鸣,寒风吹过窗户,发出声声的怪叫,夹杂在一起让人感到阵阵的凄凉。这时,所有的落寞和伤感,涌上心头。尤其在黑夜,这种感觉更加浓烈,人便被压抑得似乎要窒息。

只有春雨最惹人喜爱。绵绵的春雨不紧不慢,不猛不烈。你承受着它,它便抚摸着你,你观看着它,它便轻舞着自己。当春雨落下的时候,沉睡的万物便会被唤醒。无数鲜艳的花朵张开了笑脸,无数的树叶睁开了眼睛,一个春的世界来了,带来无限生机和希望。

雨,下尽了,乌云渐渐散去,万缕金光洒向大地,透出了七彩的天空……

(作者单位:通城县审计局)

金秋季节

当大自然用他那神奇的大手笔把大地涂绘出一大片一大片的金黄时,这个季节就开始到来了。这个季节不像春那样张扬多变,不像夏那样热烈奔放,不像冬那样内敛沉郁,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秉性和魅力。

当黄色的蝴蝶纷纷从树上盘旋坠落时,这个季节也正慢慢地向你大步走来。她的清风吹拂你,不是很湿润但感觉有丝丝凉意;不是很激烈但觉得有些许劲道。风中常夹杂着桂花的清香,柿子的甜香,稻谷的沉香,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醉人的芳香。此时,憩息了好久的镰刀开始闪亮登场。沉甸甸的金黄的稻谷被拦腰抱起,伴随着轰鸣和欢笑,被大手们亲切地抚摸和细心的珍藏。一粒粒滚圆的大豆在欢欣跳跃,一串串饱满的花生在露脸展示。大树下已张开了床单,竹竿在枝叶间游弋挥舞,下起了好大的“桂花雨”。另一群树林下,孩子们时而扬起渴望的小脸,时而低头四处寻觅。一阵风吹来,有咧开嘴的刺球和红褐色的栗子叮叮当当地砸下来,孩子们不觉疼

(作者单位:通山县大路乡青山城中学)

痛,只顾嘻嘻哈哈地争抢。晚上,妈妈的铁锅里传来栗子的爆鸣声,开嘴的栗子露出金黄的米粒,诱人的栗子满室飘香……

人们把一轮金黄的思念写在天上,把一枚喷香的团圆吃下肚去。品咂着,回味着,怀念着……那个游子,那个旅人,那个故人,你在远方还好吗?此刻,你是否也象我一样有了相同的乡思相同的梦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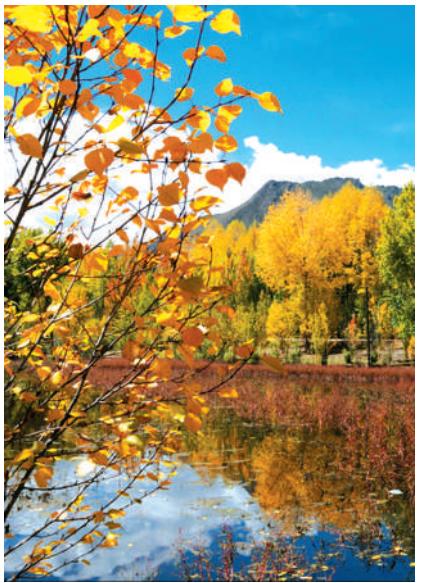
人们煮一壶米酒,摆一盘棋子,读一本好书。闲聊着,总结着,思索着……这样的场合,这样的景致,这样的时光,你有着怎样的感怀?此刻,你是否也象我一样有了相同的体验相同的乐?

这个季节,天很蓝,水很清,气很爽。晴天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

这个季节,酒很香,鱼很肥,果很实。一年好景君须记,正是橙黄橘绿时。

这个季节,人们在收获成功的快乐的同时,也在收获着自己金色的人生。

(作者单位:通山县大路乡青山城中学)



再梦娘

我又梦见了娘。梦中的我是小时的我,娘是年轻时的娘。娘和我在娘的老家里。娘站在不知是谁家的老屋大门口,正和她的侄女儿和侄媳妇们说笑,说些什么听不见,娘在笑,很开心的。

娘的老家,也就是我外公的家在汉水边,离武汉很近,几脚路,不到二十里。

每次回去,娘大多带我去,哥和弟总是哭瘦了嘴跟在娘背后跑好远。记得娘第一次带我回去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的那年,我们坐着押送犯人的车到武汉时是晚上,汉口的大街上尽是游行的队伍,娘抓着我的手几乎是拖着我走,过街巷到我姑太那里去。姑太住在六渡桥牛皮巷,离孙中山的铜人像不远。我们每次回去都得在姑太那里过夜,第二天才回老家乡下去。姑太那儿是汉口的中心,寸土寸金,窄窄的巷子,密密的房子,姑太好象只有两间房,很小,烧火做饭在楼梯间。也不知我们每次去是怎么睡

的,大概我是和我表弟挤着睡,娘和姑太坐着说话,一说一晚上,她们总有说不完的话。

娘的娘家人很多,娘是第八个,上手有六个哥哥一个姐姐,还有一个妹妹。我的外公没读过书,重男轻女,除了舅舅们请先生取名外,我娘我姨妈都没有大名,我娘就叫“老八”,小姨叫“老九”。我娘的大名是我父亲取的,外公家里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,每次见面,我的那些舅舅们还叫我娘“老八”。外公家大口阔,我娘小时候很可怜,吃了好多苦,八岁放牛,十六岁出嫁。

到现在我都没十分清楚我娘为什么喜欢回老家?要知道,回去一次可不容易了。路费不说,就是给那些舅舅送礼就不轻松,一家一份总得拿得出手。记得那时有好东西都留着,什么茶叶,什么瓶子酒,还有点心之类的,如果我们偷着吃了,那一顿打是跑不了的。等到攒够了六七份,娘就又想回老家了。

娘每次回老家,见到她的哥哥和嫂子一个个走了,她哭着进门哭着回来,喉咙总是嘶哑的,可下次一有老家的讯息,她又不辞辛苦地去了,直到她病危之时,她还一遍又一遍念叨着她的老家,嘴里说的都是她的哥哥嫂嫂。

娘说:“亲戚如血脉,不走动,血脉就不通。”

我知道,娘的亲情很浓,老家是她一辈子魂牵梦萦的地方。那些亲戚对她也很好,她老人家一过世,她的那些侄儿侄女和侄媳妇几十人连夜包着车子赶来送她,个个哭得比我还伤心。

再次梦见娘,娘在她的老家。我知道,娘去天堂之前肯定去了她的老家,见了她那些过世的久违的亲人,她的爹,她的娘,还有她的哥哥嫂子们。我想:娘见到他们肯定还是先哭后笑,一夜一夜说着永远说不完的话儿。

娘离我走了,我却在这里想着她。我还会梦见娘的。

(作者单位:通山县文联)

清平小巷

程乃平

一个夕阳温煦的黄昏,有清凉的小风时时吹过来,我独自走进了一条幽深的小巷,一条在这个热闹的小城内深藏不露、有如世外桃源的小巷!

我是被一丛凤尾竹吸引过去的。一条石砌的小路在一丛凤尾竹下蜿蜒向远方,路的两边都是高高矮矮的石墙,半掩着大大小小的庭院和庭院后或豪华或朴素的民房。

小路像一条青灰色的飘带,看不出飘到了哪里。两侧参差多姿的围墙上爬满了各种藤蔓,有怒放的凌霄,娇艳地燃成一大片;有开着杏黄大花的丝瓜和南瓜,并不以身份卑贱自畏,与那盛气凌人的凌霄花一样昂然地在墙头蔓延。还有高高矮矮的树从墙内探出头来,用满树的花和叶拥遮窄狭的小路。树的名目繁多,有垂挂着小果的石榴,有顶着繁花的紫薇,有清香细长的木槿,有花落结籽的栀子,有挂满小扇的银杏,更多的则是枝叶葱茏的桂树……完全是两道枝封花裹的画墙呀! 淡淡的夕照下,那种奇特的美是如此的摄人心魄,让我久久伫立,恍入梦境。

我如痴如醉踏上宛如飘带的小路,就像是一个梦游者被看不见的精灵牵引着,只是轻飘飘地踏步向前。

出现在我面前的第一个庭院是一方打理得非常整齐的小菜园,红薯的藤蔓和竹叶菜占了三分之二的面积,绿油油地长势喜人;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整齐精神地分三畦立着,开着花,有的刚刚结实;丝瓜、南瓜、扁豆一溜儿顺着围墙排过来,满墙的绿色……一年龄与我相仿的妇人正埋头侍弄她的菜园,薄薄的花衫被汗湿透贴着丰腴的后背。我怕惊扰了她,想跨过院门,偏巧她抬起头来,她微愣。我赶紧赞道:“你的菜园种得真好!”她灿烂一笑,道:“苔叶尖和竹叶菜又多又嫩,摘点回去炒菜吧!”这一下是我愣住了,为她对我这陌生人的友善。

我谢绝了妇人继续朝前走,一路分花拂叶,如历仙境。又到了一个小小的院落前,院子后是一排三间小平房,旧墙旧瓦;左拐“七”字形建了一间小披屋,倒是刷得粉白粉白的。小院有点荒杂,因为树下长了很多的杂草,小路在其中若隐若现。就在平房的门口,一幅生动的画面再次让我如在梦中:一把小小的竹靠背椅上,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婆婆端坐着,而老公公站在她的身后,一手扶着老婆婆的头顶,一手拿着木梳一下一下慢慢地轻轻地梳着她的长发。夕阳独立慵懒地照着这小小的庭院,照着这相亲相爱的老夫妻……我的心弦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拨动,震颤不已,热热的泪也无声地涌出。

我又怕惊破了这梦境一般的画面,只是凝神屏息走过去。走了没几步就听到一种很熟悉的声调,很明显,是一位母亲在逗弄她的幼儿。

果然,在一个三层楼下的庭院里,花树繁茂、几墩整洁;围墙上方盖了绿色的琉璃瓦顶,左右墙角很俨整地搭着葡萄架;一条一米多宽的直道,用五色鹅卵石铺就,直接廊下大理石台阶。一名衣着素雅的少妇正坐在一把白色的藤椅上,撩起上衣为怀里的婴儿喂乳,双眼望着婴儿,嘴里逗弄着他,脸上的表情温柔而幸福。

我继续顺着浅灰色的飘带漫步,在那一张张画稿似的小院里,我看到了围着小方桌写作业的小伙伴们,看到了一边绣十字绣一边闲聊的姑娘们,看到了坐在小石墩前下象棋的老汉们,看到了在大樟树下一边搓麻将一边高谈阔论的家庭主妇们,还看到了蹲在草窠里专注地捉虫子的小男孩……

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,我走到了街上,那条小巷在我的身后倏然隐没,就像是一个美梦在我醒来后自然消失。

走在纷闹的大街上,我依然如在梦中,几次回望,不敢相信那条小巷的存在。我忍不住思忖: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固然是流芳千古,倘若丹青妙手以这条小巷为题画一幅《清平小巷》,未必就不能获后人芳心。

(作者地址:温泉马柏大道)